

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昆曲之恋(2)

◆ 王道

一介之玉名动上海滩

提到昆曲“传”字辈演员,恐怕现在知晓顾传玠的人并不多了,他成名早,隐退也早,后来又在内战之际去了台湾转行发展,最后因病早逝。一介之玉,就此划过多变但又灿烂的昆曲星空,绝美而令人叹息。

作为近代史上昆曲中坚力量的“传”字辈,顾传玠当之无愧排行第一,这并非是哪一个人的过誉,而是从艺术造诣和声誉而论,是一批老观众、老曲家的共识,也是“传”字辈师兄弟们所一致公认的。顾传玠入学苏州昆剧传习所时,正是苏州乐益女中正式开班的时候。那个叫张元和的姑娘,也正在学校学习昆曲,两人还没有相遇。

顾传玠长相清秀脱俗,大大的眼睛,高高的鼻子,脸型俊美,气质宜人,可塑性很强。当时昆曲界人士对他的评价近乎完美,说他外形俊朗,五官传神,音调清丽委婉,是天生的小生。“传”字辈演员倪传钺回忆:他(顾传玠)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无论大小冠生、巾生、雉尾巾、鞋皮生,凡属昆剧的传统戏,都能应工。”传”字辈演员周传瑛也说,顾传玠具备表演天赋。有人说,顾传玠演戏不是用身,是用心。他自己也常说:“演戏前内心要揣摩剧情,演来才逼真。”他嗓音宽而亮,身段轻盈柔软,表演细腻用心,多位老师对这个小生格外垂青,许彩金、吴义生、沈月泉等名家先后对他倾心施教。后来他还跟着蒋砚香、林树声等京剧名家学过武戏,可谓文武双全。

昆剧传习所主业是学戏,但文化课也不落,国文、音乐、毛笔字、戏曲基础等,顾传玠样样都得心应手。从昆剧传习所毕业后,1925年,顾传玠跟随传习所班底到上海各大舞台演出。无论在哪里,顾传玠的戏总能脱颖而出,后来不少观众看戏就是冲着而来。一时间,这位新晋小生风靡上海滩梨园,他的名字出现在很多戏院海报上“首席”的位置。他没

有愧对他的艺名“传玠”(取意“玉树临风”)。从十二岁进昆剧传习所学戏,到十八岁,顾传玠的唱功和表演日臻成熟,一位评论家当时在报上评论他:“一回视听,令人作十日思。”由于他的精湛技艺,梅兰芳曾特邀他同台“对戏”,一时传为美谈。

顾传玠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,以顾传玠为“头牌”的“新乐府”昆剧团在著名的“大世界”前后历时两年零两天,演出达一千四百余场,是近代昆剧史上绝无仅有的昆剧演出活动。正是在这个时候,在上海读书的张元和注意到了这个苏州小生。他回忆说:顾(顾传玠)为吴人,性聪颖,美丰姿,仪态不群,饰巾生,则翩翩绝世,书中人未必过之。”这样的男子,谁又不动心去看个究竟?

在上海大夏大学的校园里,元和齐耳短发,稍稍斜梳着,身穿高领盘扣丝绒暗花上衣,一双眼睛似水晶一般澄明。她与另外三个同学因相貌和才艺出众,被同学们誉为“四大天王”,元和被称为雍容华贵的“皇后”。张元和说,大姐生得端庄秀美,穿衣的颜色、式样都很雅致得体。她最喜欢的颜色是咖啡色。再加上出身名门,身后不乏追求者,但元和一律不考虑。

听闻顾传玠其人,元和并没有直接出面,反倒是被沈从文称为“媒婆”的允和为了听昆曲,写了一封信给顾传玠。允和回忆,我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时,同学们都想看看舞台上的《拾画、叫画》是怎样的。那时,仙霞社(指新乐府)正在上海大世界演出。顾传玠常常和朱传茗演《惊梦》。有时演全本《牡丹亭》,但也只演到《冥判》,不见演《拾画、叫画》。我的大姐张元和同我一道,还有几位女同学,冒冒失失地写了一封信给顾传玠,请他唱《拾画、叫画》,果然如愿以偿。

大世界是流氓横行的地方,大学生很少光顾,女学生尤其不敢去。我们邀了几位男同

学做保镖,叫了出租车,浩浩荡荡去看《拾画、叫画》。从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出,允和与大姐元和在上海的校园常有来往,昆曲界如日中天的顾传玠自然而然成为她们口中的话题。

情定并蒂莲

由于“新乐府”昆剧团的内部问题,1931年4月,顾传玠弃戏就学。

6月2日,顾传玠结束在苏州中央大戏院的演出,告别舞台,更名为“顾志成”,取意“有志者事竟成”,进入东吴大学附中读书。

在学校,顾传玠与张家长子宗和、次子寅和相熟,他们都是爱好昆曲之人,其中宗和还是业余曲家,师从沈传芷、周传莘学曲。此时的张元和正在海门海霞女中任教主任(后任校长),并在当地县立女中任教。张元和在海霞女中待了五年,1936年,因父亲张翼麟多次催促她回苏州,元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九如巷,开始跟着家庭教师学昆曲,周传瑛教她小生身段,父亲还让她学《荆钗记·见娘》的王十朋,她最喜欢这个角色。在家里学戏时,她见到了顾传玠。她后来说:那时,我向周先生(周传瑛与顾传玠有同一个老师沈月泉)学小生戏的时候,我弟弟宗和、寅和有同学不时来我们家。他来的时候,如果我正在学戏,一定立刻打住。我知道他是顾传玠。几年前,他是上海最红的小生。后来他离开了戏班,如今在南京和我弟上同一所学校。他一出现,我就不唱了,否则多尴尬呀。

按照元和的回忆,当时她与顾传玠并不熟悉。顾传玠从东吴大学附中毕业后考进金陵大学学习农业。大学毕业后,一度在镇江农场实习,其间常来苏州度假。他与昔日的昆班兄弟保持着联系,并不时赶来客串。

1936年夏季,昆曲发源地昆山传来一个消息,说顾传玠要在昆山正仪重整舞台(指临时客串),为昆山救火会义演。当时张元和是幔亭曲社成员,也受邀前往客串。她得知顾传

玠要来客串,马上打长途电话到苏州,告诉父亲及继母这个消息,因为她知道父亲最爱看顾传玠演的《见娘》。“父亲雇了汽车,带宗弟、寅弟、宗弟、宁弟及宁弟的家庭老师等,浩浩荡荡到昆山来欣赏昆剧。”

在昆山的演出中,张元和两次登台,在两出不同的戏里扮演小生。顾传玠自然看到了她的演出。随后他上台扮演了两个最重要的男主角,即《惊变》中的唐明皇和《见娘》中的小官生王十朋,两个角色都是难度较高的,分两天演出。

第一天,顾传玠扮演王十朋上台演出,内心戏极多,复杂多变。他上台演唱时稍有皱眉习惯,这一缺陷恰恰不成了他的艺术特点,他因之特别擅长扮演剧情凄凉悲苦之人物。久不练功,这场戏演下来,他已经很累了。第二天,他又应邀出演《惊变》,他把唐明皇与贵妃畅饮之际突遇“安禄山之变”的悬殊心情演绎得惟妙惟肖。到了第三天,据说他已经筋疲力尽,不肯再多演一场。外人不会为难他这位已经隐退的名角,但张家兄弟不放过他。这天的演出,顾传玠扮演李太白,扮演高力士的是周传瑛。上台前,两人背对背推磨打转,临时演练。顾传玠背诵清平调: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,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这个时候,他突然卡住了。元和就那样不由自主接了句:“一枝红艳露凝香……”

该是前世缘订,不早不迟。那天的演出,顾传玠化身狂放不羁但又不失风雅的李太白,即使在大醉中,也保持着他的清高傲慢之气。他看似极其松弛狂放,实则明显区别于一般醉鬼,可以想象唐明皇力邀李白吟诗他却借酒婉拒,而唐明皇又不肯,甚至命高力士为之脱靴子的场景,衬托着李白风雅到极点和高不可攀的才气。张元和回忆当晚顾传玠的演出是“十全十美,令人叫绝”,她为之陶醉。台上的太白是装醉,台下的知音是真醉了。

坚不可摧

——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

秦忻怡



无成本创造财富的好机会。在日本统治时期,不同年级的好多中国学生都被强迫去参加“勤劳奉仕”。

1944年6月份,在沈阳国民高等学校读书的关德全,来到满洲帆布株式会社参加劳动。工厂一楼是织布车间,他们被安排在二楼车间倒线。

很快,他们发现一楼有许多老外在干活,整个车间约有一二百人,其中有些是黑人。这些人个子高大,大部分都穿着侧面开襟的日本军服。老外们穿上这些日本小个子的衣服,胳膊、腿都露出半截,显得特别滑稽。

学生们从一楼车间经过的时候多了,常会看见干活的老外冲学生们挤眼睛,做鬼脸,但双方谁都不敢说话。这些老外二三十岁,天热时,常赤裸着上身。关德全还可以看得见士兵的身。一到下工,日本兵会把他们押走。

关德全并不知道这些老外是什么身份,只是纳闷,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外在日本的工厂干活,日本人为什么对他们看得特别严格。直到2000年,战俘集中营浮现在公众面前,他才了解,这些老外原来是美英战俘。

其实,不止这一家工厂使用战俘,还有满洲皮革株式会社、高井铁工厂等企业都有战俘从事劳役。

被送到满洲皮革株式会社劳动的战俘们,从事的是鞣制皮革的工作,环境十分恶劣,工作强度也很大。日本人每天给他们吃两顿饭,早晚各一顿,战俘们吃的东西是在战俘集中营那里一次性做好送过来的。好多食物要一连吃好几天。有时到了最后一天,饭都发霉变质了。

有一天,战俘们没有吃早饭就被派去车间工作。战俘们全体拒绝劳动,静坐示威。日本人只好把他们带到食堂,吃了饭以后,才让战俘们继续工作。

真是大快人心。他们把这个结果告诉同伴时,其他战俘都不敢相信,这些战俘竟然没有受到日本人的刑罚。

但1944年5月24日,150名美国战俘被挑选出来,从奉天押解到日本神冈战俘集中营。在那里,他们要在恶劣的铅矿采挖矿石。对此,日本人有一份漂亮的说辞,这是出于对他们平日表现不驯的惩罚。

10.两个人彼此看不惯很久了

周五,老妈开车来接熊晓科。熊晓科的妈妈长得很漂亮,身材娇小窈窕,打扮也品味不俗。走到校门口,熊晓科瞥见嵇穆杵在小操场上,穿着蓝球服,不知道在等什么人。听说他在体育课上表现优异,被招进校篮球队了呢。

熊晓科祈祷嵇穆杵千万别看见她,可嵇穆偏偏就看到了她,几步蹿到跟前说了声“嗨”,看看熊晓科,又看看熊晓科的妈妈,点点头说:“伯母好!”回家路上,老妈果然问起嵇穆杵,说这个男孩子以前没见过呀,倒是挺有礼貌的。然后又补充了一句:“长得也不错。”熊晓科把头一甩:“有什么好,小白脸一个。我看他叫你‘伯母’,是在套近乎呢,真无聊。”老妈却不那么认为。她觉得喊“伯母”挺“老克勒”的,在老妈的盘问下,熊晓科口述了“嵇穆大传”,讲到他的“前科”时,老妈笑了:“你们这些小孩,懂么不懂,就爱瞎说。那个小姑娘肯定是他女朋友,不信你去问问。”

熊晓科嘀咕道:“怎么可能去问这种事情嘛。”老妈说:“也是,这种事情嘛,少管为妙。”又提醒熊晓科说,这个男孩没她想的那么坏,但家境太好,人也太随便了点,还是要保持点距离的。熊晓科面上不做声,心中很满意。

“对了,妈妈,我前几天去彭晓燕家,她爸爸对王叔叔和他竞争院长,久久不能释怀呢。”老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:“唉,两个人彼此看不惯很久了。他俩小时候就是个里弄里的,老彭的父母都是教授;文革时倒霉了。你王叔叔呢,父母都是积极分子,还去彭家抄家呢。谁知道,后来老彭从崇明农场考回了桑实大学中文系,你王叔叔常去旁听中文系的课,冤家路窄。如果不是我拦着,好几次都要打起来。”妈妈和王雁之的老爹是大学同班同学。有趣的是,他们在大学里的专业是数学,但都有一个写作梦,各自辗转多年,所幸,到头来,都在文学领域取得了成就。王雁之老爹做了桑实大学中文系教授,研究现当代文学,着重于老舍的作品。妈妈做了文学杂志的主编。

熊晓科还是不能理解:王叔叔已经混得不错了,又是博导,又是副院长。作为专家,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而且家里还有位非常

能挣钱的太太。他再去争正院长的位子,还给别人活路吗?老妈就说,彭叔原之前多次给王小山难堪。他给学生上课,还会“不经意”地提到王小山,说:“研究什么老舍嘛,老舍当年就是给这种人逼死的!”新闻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,彭叔原在课堂里别有用心地说:“哎,要是老舍1968年的时候还活着,中国早就有诺奖了,还轮得到川端康成?”彭叔原研究的是六朝诗歌,和现代文学没什么关系。有王小山的学生站出来,知道他是借机打压导师,就站出来,说,诺贝尔奖评奖档案需要保密多年,1968年那份档案至今尚未公开,老舍受到评委会青睐,不过是莫须有的说法。彭叔原却不肯让步。这件事情,当然很快就传到了王小山耳朵里。文人相轻,王小山也有看不惯彭叔原的地方,只不过他不喜欢因为一件小事就正面冲突,参与竞争院长职位对他更有吸引力,可以一举两得。

熊晓科没想到,外表儒雅清俊的王叔叔,原来这么有城府呀。不过,彭叔叔怎么会那么斤斤计较呢?彭叔原家学渊博,在这么一个风烟俱静、水天一色的岛上长大,应当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。老妈说,那时的崇明不是桃花源。遍地是下放的知识分子家庭,没有械斗,没有叱咤,但是倾轧暗算不少。为了一个回沪的名额,可以杀得头破血流,这样的童年让彭叔原没有安全感,做事比较偏执。这也是王小山看不上他的原因之一。

总之,彭叔原熬到了今天的学术地位,实在不容易。这次他竞聘院长,原本顺风顺水,即使有王小山来挑战,把握也挺大。谁知道,偏偏来了一封匿名信。虽然匿名信上面都是莫须有的事,最后踌躇满志的彭叔原落选了。彭叔原懊恼之余,弄到那匿名信,想从措辞辨别到底是谁人害他,谁知那信完全以骈体写作,虽然匮乏实证,但是口吻雄辩,文采斐然,理直气壮。彭叔原觉得有这文采的一定是王小山……

熊晓科觉得此处疑点重重,缠着老妈,想知道信里写了什么,彭叔叔的柜子里,到底藏了具什么样的骷髅呢?

矢车菊色的心情

戴萦袅



熊晓科还是不能理解:王叔叔已经混得不错了,又是博导,又是副院长。作为专家,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而且家里还有位非常

能挣钱的太太。他再去争正院长的位子,还给别人活路吗?老妈就说,彭叔原之前多次给王小山难堪。他给学生上课,还会“不经意”地提到王小山,说:“研究什么老舍嘛,老舍当年就是给这种人逼死的!”新闻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,彭叔原在课堂里别有用心地说:“哎,要是老舍1968年的时候还活着,中国早就有诺奖了,还轮得到川端康成?”彭叔原研究的是六朝诗歌,和现代文学没什么关系。有王小山的学生站出来,知道他是借机打压导师,就站出来,说,诺贝尔奖评奖档案需要保密多年,1968年那份档案至今尚未公开,老舍受到评委会青睐,不过是莫须有的说法。彭叔原却不肯让步。这件事情,当然很快就传到了王小山耳朵里。文人相轻,王小山也有看不惯彭叔原的地方,只不过他不喜欢因为一件小事就正面冲突,参与竞争院长职位对他更有吸引力,可以一举两得。

熊晓科没想到,外表儒雅清俊的王叔叔,原来这么有城府呀。不过,彭叔叔怎么会那么斤斤计较呢?彭叔原家学渊博,在这么一个风烟俱静、水天一色的岛上长大,应当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。老妈说,那时的崇明不是桃花源。遍地是下放的知识分子家庭,没有械斗,没有叱咤,但是倾轧暗算不少。为了一个回沪的名额,可以杀得头破血流,这样的童年让彭叔原没有安全感,做事比较偏执。这也是王小山看不上他的原因之一。

总之,彭叔原熬到了今天的学术地位,实在不容易。这次他竞聘院长,原本顺风顺水,即使有王小山来挑战,把握也挺大。谁知道,偏偏来了一封匿名信。虽然匿名信上面都是莫须有的事,最后踌躇满志的彭叔原落选了。彭叔原懊恼之余,弄到那匿名信,想从措辞辨别到底是谁人害他,谁知那信完全以骈体写作,虽然匮乏实证,但是口吻雄辩,文采斐然,理直气壮。彭叔原觉得有这文采的一定是王小山……